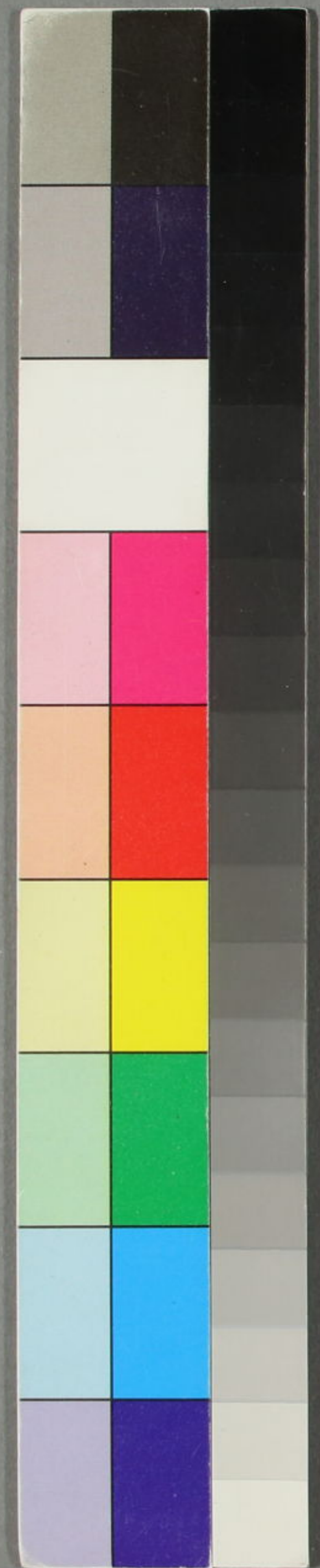


纂評
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十六冊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九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王安石介甫著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英云嘗聞荆公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見者服其精妙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朱晦菴曰荆公文却似曾南豐但比南豐文亦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安石自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宣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所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也孚信也

巧而健案安石以青苗法一時毒於天下民皆怨之後世惡其所為不齒之名臣獨朱子載言行錄稍有議論然至才學文章特起絕衆人有千載不可磨滅者此所以列於八家也設使荆公行為韓忠獻富文忠所為後世稱其文果如何也

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懼貌荀子議兵篇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離婁上篇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

所以稱職集所

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

確士云已上言法度不可知而所以知法度者在乎法先王之意

鹿門云人才不足四字荆公萬言書中領案確士云從法度引出人才以下專就人才言

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_{治土曰陶，治金曰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_{闔，總合也。前漢武帝紀：今或至闔郡而不荐一人。注：總一郡之中。故曰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

欲領此集無欲字

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_{離婁上篇}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

○繳一起二伏自。難自解以。統冒通篇最。得局最得勢自是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當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大雅篇。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鬼置。國風篇名之人。猶莫不好德。鬼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大雅中。之長。毫曰髦。士之俊選者也。疏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同上。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夷王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大雅。輶輕也。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

鹿門云荆公霸畧

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道德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禮記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書篇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不抵也。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

確士云已上申
言養之道

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楚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注：五醜為一。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

鹿門云先王之
取士本如此

確士云已上申
言取之道

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書舜典：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命咨垂，汝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

沈曰已上申言任之道

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僂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也阿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廣也舜典有能奮庸之載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共工驩兜三苗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漢代守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道也夫教

確士云已上四段正說已下四段反說

英云是謂為儻青比白聲韻偶對之文終身汨沒文字之間不

之養之取之任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總束上文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大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

通曉世事者世之稱儒士者往往陷此窟荆公能知其弊故激發斯語名言不可磨

又云課試之文其弊如此若以散文平文試之主張議論不研

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取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

窮古書其弊有甚於此者荆公之論亦偏於一方有不通世事者宜折衷讀之

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_{此又開出一層}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吏部戶部禮部工部刑部兵部之卿出則為六軍天子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周禮五閭為族五比為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五人為伍五伍為旅二旅為師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

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徃徃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行事相同才能相偶者漢書食貨志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繫辭下篇絃為矢。孤矢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利以威天下。

英云論射之實用聖人不主章之言重禮故也

以守天下集守作夫

而六韜三略俱在其中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守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前出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

確士云已上教
之不以其道

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
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
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
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
選待除除并守闕買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
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
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
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
人之下者謂廩養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
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
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

亦窘於此亦恐
不之誤

英云中人以窮
與泰為小人君
子古人名言能
洞察人情者朱
門貴族之子志

不通此
其志可以志疑
當作必

英云為伴乞丐
行也此為賤行
者為優交賂遺
者其罪大為乞
丐者毀廉耻宋
末官吏之弊摸
寫無遺

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
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
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
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
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
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
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
賂侵牟奪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
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
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
司近日風俗之壞尤甚患在無節度以制限之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

族人親姻集親作婚

鹿門云荆公一眼已射左右通貴之侈

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也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書酒誥群飲汝勿佚盡以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

鹿門云荆公理財之言已露於此

英云治財無其道天下通弊然有論實不同者文士紙上之言未必行實地

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制置三司條例司其禍已胎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

確士云已上養
之不以其道

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
 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
 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
 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
 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
 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
 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
 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
 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
 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
 事物紀原漢唐逮今取士之制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六科謂之制舉亦曰大科茂才異等賢良

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
 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
 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
 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
 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
 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
 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取
 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
 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
 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揚子吾子之
 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

英云朝廷任官不能得當荆公言所欲言文勢峻拔學韓非得骨髓者

鹿門云此便是劫神宗之獨任而不容群臣撓亂根基

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草巖窟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并選舉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

鹿門云又是荆公指自家一輩人

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出書泰誓篇夫官人以世。而不詳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府寺胥吏守局既久。積月累年。謂之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

確士云已上言取之不以其道

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通典曰隋制九品自太師始焉謂之內流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州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通詠也而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古者兵農禮樂終身以文學進者且使

鹿門云切中今日事情

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抵任官且有世其子孫者後世以一人歷任六官之事宜其人能實人不能於是不得任之吏胥而作奸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犯科紛紛矣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訛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

詩序卷之六
漢書黃霸傳數易長史送故迎新之弊及
緣絕簿書之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注緣因也因交代
之際棄匿簿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

又云亦切今日
事情

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
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
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
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
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
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
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
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

任事者集任作
在

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
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
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任事者所
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
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
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文法又變以謂不能任人以職
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
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
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
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

確士云以上言
任之不以其道

纂唐史卷之六
卷二十九
十五
官職

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
 胥以敗。小雅小旻篇注。盬。大也。多也。淪。陷也。胥。相也。此之謂也。夫在位之
 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
 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
 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
 而起。漢靈帝時。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徒眾數十萬。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一時俱起。
 皆著黃巾。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唐僖宗時。冤句人黃巢聚眾攻剽州縣。僭號大齊皇帝。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
 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
 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
 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棋之易。而元

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
 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
 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
 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
 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
 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太祖太宗真宗
 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
 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
 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
 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
 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

確士云收卷前
 文提綱四正四
 反又生出下文
 五事

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
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
之易行孟公孫丑上篇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等之類心則以為
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告子下篇周公之封於魯方百里也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
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
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
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
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王
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
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

英云自謀數漸
三字生傾駭變
亂敗傷之句又
生不為不能不
勉之句每師率
旅旅率隊平原
出軍之法
因可使小集因
作固下強者因
同

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
以漸則大者因可使小強者因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
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
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
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
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為不患人
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
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
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
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
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

確士云生出勉之一層

不敢為集為作夫○疑集脫為字而此脫夫字

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
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
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
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
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
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
則遂止而不敢為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
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刑法
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刑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
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
其刑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

鹿門云此又是荆公欲以刑法劫則必行之意

英云他日參政之日欲籠絡前輩行私意之根

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
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矣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音衝意不定也易咸卦憧憧往來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躬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

本

確士云又生出斷字以為歸宿

確士云已下總見已說之可行

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突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

以臣承集以上有竊字

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以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貞公魏徵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貞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承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

評唐宗廟家之精詳 卷二十九

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謹也又懇至也通卷前漢賈捐之傳政味死竭卷卷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鹿門云荆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

儲同人云荆公此書只是要改制變法大肆更張耳胸中有無數見解無數話頭却尋出人才不足四字統之架堂立柱將胸中所欲言者盡數納入隨機大發故議論愈多頭緒愈整由其以一線貫千條也陶冶人才以行先王之政此立言大意也前提出教之

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拗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沈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英云東坡上神宗書七千五百言臨川上仁宗

養之取之任之四綱先用正說以申之又用反說以形之總束前文又生出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三項又轉出勉之斷之以作歸宿末又勸人主排眾議以行已說他日變更成法以毒禍天下隱兆於此矣然其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將將數十萬兵而不亂中間絲聯繩牽提挈起伏照應收繳動嫻法則極長篇之能事○紀綱頽靡以後固須振攝一番介甫特執拗又戾固相違也朱子語類王臨太過未免矯枉而戾乎人情所以紛更兆禍耳若謂其言全無足取恐未必然

書八千五百言二篇屹立八家中東坡之文所謂如長江大河中有神怪不可名狀者臨川之文如清川白沙溶漾紆餘中魚苗可數然至章法嚴整頓序備豫亦他之所不及是亦所以王之建一旗也且

蘇子瞻文粹卷二十九 二十一 鳳文館藏

王文本於經學流入申韓尚鞅之窟蘓文本於史子專喜戰國縱橫之說二氏所歸如犬牙相接但王
文且學其章法學蘇不成則陷國禁學者其詳焉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神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
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朱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
相謂之梁陰古作閻閻謂盧也朱注亮亦作諒諒古作梁
費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倚盧之常也而臣待
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
而後曰遠佞人論語衛靈公篇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
朱注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言人之有善著已

有之也

已與。程。子。經。進。講。何。異。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
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
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
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
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
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
理不明則邪說詖行諛也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
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
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
也論語為政篇少異文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鼎方也神宗即位而
享天下之大奉享億兆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

鹿門云傾動主上處
英云先以材與天子而望澤妙甚

鹿門云於亮陰初以聲色二字為遠接人之本便是荆公得力的學問

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潤書畢命澤潤生民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頗得大臣格心之義此孔子所謂不以人廢言也文亦典要通明不須枝葉

梅亭云前段喻

意引入正意復常也字通篇主意

英云師昌黎別

開一徑引證輕

妙陸歷闕蝕諸本

闕作闕

梅亭云中段拈

出性字申前復

常之義蓋改過

即是復初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漢書天文志合散犯守陵

突掩為陵星相擊為闕呂氏春秋其日有闕蝕闕闕誤地有過乎有之崩弛岳竭塞

河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

左傳襄九年介居二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

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書惟太甲庸念歸思

常伊道尹之言而改其庸揚雄貴遷善行法言學皆是

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

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節表以疑世也

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書洪範一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

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

英云妙喻
梅亭云末段復
起一喻收到性
字用意用筆奇
幻不測
鹿門云文不踰
三百字而轉折
變不窮

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
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
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
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
可乎？

即无咎善補過意，却說得異樣新穎。作文固貴務去陳
言哉。○生平極怙過之人，而言補過以復其性，殊得聖
人之旨，甚矣言不足憑，而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性情

英曰：破李翱之
說，駁昌黎之論，
是亦窮理之學

彼曰：性惡，性情
之誤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
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
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
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
子之書，上告子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性惡無他，是有
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
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
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
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
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

評月又之夏之卷言 卷二十一 孟子

又云臨川惜未達真窮理結末引三氏之說遂歸荀卿之論曲折轉化奇幻惑久是等之文無酷益世教削除不可復惜

於善者乎。蓋君子中已說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是所謂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孟子萬章上篇使舜當喜而不喜。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詩大雅皇矣篇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孟子上篇揚子

曰究竟信不過人之性善惡混。身法言修身篇是知性可以為惡也。

性即理也。情即性之動也。孟子即情善以驗性善。則情非惡可知矣。自李翱云。人之所以為聖者。性也。其所以為惡。則情也。於是宋儒遂有性其情。情其性之說。而情遂歸於惡矣。此本中庸首章及孟子乃若其情節。以疏解駁辨之。其說乃不墜於雲霧。

纂 卷二十一 官 二十四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九終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三十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王安石介甫著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周公論

梅亭云首段引
案何小也一句
先作總挈

又云次段以待
士言指出聖治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見荀子堯問篇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荀子堯問篇，楊倞注云：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又禮臣見君，則不還贄，貌執者百有餘人。又執贄而相見者，禮貌接待之事，而見者。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又謂卑賤之士，恐先請其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

纂評精註

卷三十

鳳文館

之大體正對小

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

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

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

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

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

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

毛遂平原君之客，客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

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

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

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

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

又云四段拍合

是所以妄之根

之事量聖人此

梅亭云以戰國

甚快甚

言臨川言之快

一章錄出儒生

英云聖世之士

段作一對

之自待言與上

又云三段以士

之大體正對小

周公就禮士標

出大用以破之

又云五段以引

證作回照一路

總對何小也句

極力批駁

又云末段復舉

荀卿之語駁之

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孟子離婁下篇

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

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

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

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

正身之士不可驕也。荀子堯問篇上夫君子之不驕，雖聞

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為君

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

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

信矣。

評眉身之身之米言 卷三十一 鳳文 命 藏

為正士者。不當遊公卿之門。而周公為政。自當養士於學。薦賢於朝。不止日與士接。誇一時豪舉也。作翻案文字。須胸次有大頭腦。大把柄。乃能折服前人。

禮論

梅亭云首段揭明禮意。始于天。成于人。一篇首領荀卿不知本天。故以為偽。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老泉本此。荀子性惡篇注。而與起矯偽也。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質野也。論語野語。質勝文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

又云次段先探彼見如其意而揣之。由於但知人。

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而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誠。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跪曲拳。以見其恭。莊子人間世篇擊也。疏云擊手跪足。擊與讓正。是良能處。如此說。仍禮折曲躬俯仰拜伏也。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斷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頭銜口中制之行也。勒馬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

又云三段接入已說設喻曉之。由人力推到天性。

纂唐大家文精注 卷三十一 鳳文 官 成

鹿門云又一反

我上

梅亭云四段透

發正義以本天

順性破彼偽字

之說

鹿門云又一縱

梅亭云末段言

若天性無則人

為亦紕前是正

喻此是反喻

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因。其。性。之。本。有。而。用。之。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猿。俗。猿。字。似。獼。猴。長。臂。之。形。便。攀。援。故。其。字。從。提。省。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

鹿門云借荀卿

之說而辨之而

行文亦儘圓轉

英云一篇駁荀

卿之論比之老

泉逸勞之說雖

過鑿高數等

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本於天。順乎性。一切委曲繁重之為。皆聖人因其性之固有而導之。使還其天也。篇中攻去荀卿之說。借喻意透發正意。醒快絕倫。○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句。仍不無語病。聖人因之。非劫之也。

莊周論上

史記列傳曰。莊子蒙人也。名周。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英云。儒者排莊

子者。以詆孔子

之徒。薄小仁義

禮樂也。文士喜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詆莊子列傳作漁父盜跖。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韓文原道。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

莊子者以其文
瓌瑋連犴參差
詼詭為千古奇
文也臨川亦喜
莊而求其意者
舍其否取其可
異於宋儒之陋

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老子三十八章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

又云過慮二字
足以掩非小仁
義薄禮樂欲以
矯天下之弊難
哉莊之設教也

思其說以矯矯弊是主意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天下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上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鉞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書藝文志有慎到韓大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

又云莊子內外
雜篇寓言十九
漁父盜跖等固
非莊之筆至天

評唐安分家之言
卷二十一
鳳文館藏

下稍多正言臨
川之論蓋由天
下一篇而以老
聃比曲士以周
列伯夷柳下惠
此臨川偏處非
通論也
意於天下天上
疑脫矯字

曲之士篇下蓋欲明吾之言其說更圓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
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此介甫偏處彼有四中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
之清柳下惠之和指為矯世之說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
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
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
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上同推莊子之心以
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
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
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
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
貴悲夫

鹿門云正當

以莊子為矯世立說正中肯綮莊子養生主篇技經音
立論不掃莊子不傷聖道筆筆折面面圓此極經營匠
心之作○釋氏之徒引以為虛無之證談養生者又援
其言以為長不死之方去立言之旨遠矣予有讀莊子
篇足以暢王氏之說而不襲王氏願以就正立言君子

上田正言第一書名况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近隔也晏子注迫
西北之郵布一言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揚州揚東南之吶
也之咽地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

布一言醇言作

蘇東坡大家文請注
卷三十一
六
鳳文館藏

評唐史家言

梅亭云首段虛

又云次段正論
責之執定對策
作把柄昔以律
今以行繩言直
令田公無可躲
避

耗生息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立曲禮
也倚依也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
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
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
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
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
正者獵取獵者捷取之章句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
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
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
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腫為瘰也博雅瘰也然若不
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正韻久疾然若不可起矣曾

又云三段反覆
攻之代為兩解
隨即兩駁不言
無可辭不去無
可說為田公塞
其後路
則去之醜則作
而

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
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
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
解者或造辟解出前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
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
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
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
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
禮記曲禮人臣者不顯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
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惓惓謹也又
惓惓也惓惓也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

纂言宋史家言請生
卷三十一
七二風之官

梅亭云末段收束一篇血脈俱靈

荆川云歐公上

范司諫書婉而

切荆公與田正

言書直而勁

鹿門云直而不

阿義形於辭

同人云本對方

正策以責正言

文章倍有精采

有骨力絕不蹈襲韓歐故能於韓歐之外獨成一章至其手稜峻潔王似勝歐可為知

去下公孫丑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
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
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
國之疵蹇蹇周易蹇六二王臣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
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宜

與韓子爭臣論歐陽子上范司諫書同意而彼則閭閻
論語鄉黨篇與上大夫言此則侃侃侃侃同上與下大夫言
間閭如也注和悅而諍也此則侃侃侃侃如也注剛直
也由所養不同也入手據正言對策作策以下層層翻
剝與孟子謂蚍蜉據其請士師作策同例古人文章各
有原本但化其面目耳

者道耳

張殿臣諸本臣

作丞

梅亭云皆承來

書作引以引頓

住

答韶州張殿臣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
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
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
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
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
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
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
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

又云揚先人以歸美殿臣

纂

梅亭云

卷三十一

八

鳳文館

大釁瑕隙也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痛也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無考究之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考究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行不幸不為朝廷所稱又難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文帶風霜之氣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

又云未從來書
內史言一語忽
大發議論極慨
後世記載之失
悲壯激烈王文
駿厲讀此已見
一斑

迂齋云自三代
之時至此七八
轉而不過二百
餘字曲盡文字
之妙

梅亭云未照來
書作結

迂齋云文字宛
轉抑揚中間一
節曲盡作史情
態古今史筆得
失只在公私疑
信之間其論甚
備
同人云論史事

既不盡傳而傳者語雙鎖上文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素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從來史書之病痛切言之則未擅才學識三長唐書劉知幾傳云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秉公正不欺之志者未易言作史也讀中一段令人凜凜懷人禍鬼責之懼○錢受之益名謙素推史才然是非往往不公况以淺學之人挾自是之見悻悻然勁直貌據操史

評唐史分卷之卷之三十一
確不可刊讀王
文如對執法御
史冰心鐵面凜
然有能犯之色
而此書尤其較
著者

筆耶以云良史恐未必然○荆公父名益官都官員外郎

與趙禹書字公才禹音屑

英云勿卒著筆
皆緊要之事三
用倔強之字四
用開納之字引
一證以總括鍊
筆簡淨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印夏人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
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
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
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
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
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

鹿門云中多持
重處亦合兵機

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老子六十九章愛作
以用兵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
為喜也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
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
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閣直學士未
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
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
知朝廷之意
老謀深識就此文何嘗執拗

英曰首段欲匡救俗學之弊董之周官此一篇綱領

又云二段以長短雙扇法承之

又云取譬溫而激是半山家法陰陽積編作行充積

英云掃蕩幾盡筆力奇健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其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大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

鹿門云。暗伏鍊動主上之意。立政造意。醇意作事。

千餘萬言。集千作十。

英云。評半山文者。皆論其跡。譏其行。此非評文而評其人也是。

編裛佳文。以為後進之規範。固非論行跡之書。此等之文字。字皆立紙上。實為諸經序中之最。

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意。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也。導也。在位有馮有翼。詩大雅卷阿。篇馮依也。翼也。輔也。不倦也。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書周官。六服群辟。罔也。采衛并。也。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內為六服也。孟下篇。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千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不用鋪排。簡而能莊。諸經序中。以此篇為最。惜乎泥而用之。遂至於亂天下也。○愚嘗謂周禮本聖人殘缺之書。漢代劉歆之徒。綴而完之。以亂聖人之經者也。後人治經。當取其純粹。略其蹊駁。蹊音蠹。駁音博。色雜不同也。乃安石棄

者歐蘇中未見此種之文讀者勿浪過

其善者而惟取泉府一言以行其私有不為天下禍者哉愚向有周禮考一篇備詳其說

慈谿縣學記

鹿門云學之本始
英云嚴嚴翼翼
如高樓聳天想
文士為學堂記
猶禹師指帝王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井井無不養也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禮記凡大合樂必遂樂註大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禮記天子將出征受命獻賦而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像一筆不苟必也齋戒沐浴謹慎操筆者如斯記亦應然鹿門云暗伏後之杜醇為師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知仁聖和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凡學春夏釋奠於先師釋菜前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免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

鹿門云宋仁廟以前學政之玩如此

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搏拍也周禮疏以手拍黏土以為如浮屠道士法漢以前無偶像蓋自佛徒始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指神即宗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

鹿門云抱前

英云以下三小段以三夫字起句承上通脉繫絲奇古

而法者吾不可以無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淫甚也過也邪以來四方遊販之民鬻奇器淫巧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此種清拔處轉近漢人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

評唐宋大家文精註 卷三十一 鳳文館藏

英云以教化之行風俗之成結篇以告來者為餘波頓序整頓所謂止於不可行者鹿門云又一層深思

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論所以立學處詳明醇備與宜黃學記相同而曾則溫厚此則清峭並為名作

桂州新城記 補題格

英云首句唐突以儂智高起 儂智高反南方皇祐四年儂智高反于廣源州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

不能以勝鑑無以字

今尚書編令作 英云次段寇平之後城于桂州是亦記文一體變越接和編接作輯 出城桂州諸本出作大 一十餘萬鑑一作二 英云三段入議

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惟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令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字安道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變越接和乃出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甃甃也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仁宗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從禮教說入是盤上層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

纂唐宋大家文精註 卷三十一 十四 鳳文館藏

論 卒於陵夷編於
作以

英云四段引證

而發赫赫鑑發
下有之以二字
下而續下同

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
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
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
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
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
文王之興也有四夸夷之難則城於朔方朔方朔北也備而以
南仲詩小雅出車篇天子命我城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
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大雅烝民篇王命此二臣之
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
之以悄悄之勞小雅出車篇憂心悄悄而發赫赫之名承之
以翼翼恭謹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夸狄而中國

英云末段舉余
公材德蓋余靖
事仁宗為工部
尚書頗有成功
比南仲仲山甫
素非過言也是
時安石未與政
恭謹脩已故文
亦沈重雅潔比
諸論時事之筆
如殊其人
荆川云但為築
城作記而歸之
根本上說此是
大議論 鹿門云荆公學本經術故其記文多以經術為宗

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
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
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
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
以告後之人焉
修治城郭乃設險守國之道文更推進一層見禮實無
形之城郭固為守國之本而禮教既修又當設有形之
險以為捍衛兩者不容偏廢也中一段湛深經術而回
幹無痕臨川文中極典重醇厚之作

纂 卷三十一 十五 鳳城

評唐文家之精言 卷三十一 鳳文館藏

芝閣記廣題格

梅亭云首段從對面影來

祥符年真宗號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曰本艸類時甚多神農經云山川雲雨四時五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為聖王休祥瑞應圖云芝草常以六月生春青夏紫秋白冬黑抱朴子數百種也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杙所以格獸也拱把而上求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祭名詳史記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與上段禪文照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

又云次段從本面虛說大意為後段作引鹿門云感慨可頌

梅亭曰三段接入正文關映前後取而藏之諸本取作掇鹿門云千鈞之尾掉之有力梅亭云末段總束無限感嘆鹿門云荆公本色之佳處梅亭云步步推開筆筆頓挫

知其為瑞也則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因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李厚菴云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極有相似者峭而折用意多在題外

蘇東坡文精注 卷三十一 十六 鳳文館藏

評唐史之文辭
鳳文館藏

遊褒禪山記

梅亭云首段從山引出河從前洞引出後洞西仲云叙山名來歷鹿門云暗伏篇末案縣東五里諸本縣作院西仲云辨山名謬誤英案花草木之葩也唐音集韻並呼瓜切南北朝以前不見于書晉以下書中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縣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多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花呼瓜切韻會作葩平聲麻韻華實之華胡瓜切詩崇棟之華維常之華是也西嶽華山之華胡化切去聲禡韻或曰花字係北魏大武帝始光二年所製新字後華花並通然華字未有改為花者案是山舊名花山其下今言華而以胡化切呼之不辨與西嶽之華異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深窅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

間用花字或後人改易唯後漢書李諧述身賦草迎歲而發花或曰魏晉以下所造新字梅亭云次段叙遊新出後寫出一番情事筆筆伏下段之案既其出編其作而極夫遊折夫作乎

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已

鳳文館藏
十七

評唐宋大家文粹卷三十一 鳳文館藏

又有悲集有作以

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

川王某記

有志有力而又有物以相之其終不能至者則亦無如何也借題發意文人之常然必說破正旨此只於言外遇之又是一格○用筆最折

鹿門云逸興滿眼而餘音不絕梅亭云借遊上發為學之旨亦是常格妙在不是說破正意曲折勁峭自是荆公長技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下也卑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室也古者貴也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楞然楞當作楞空虛貌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

鹿門云冷眼

又云冷眼妙

今夫衣冠鑑今上有世既言佛

鳳文館藏 卷三十一 十八

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三十六字彼之材鑑之作其

鹿門云感慨作結妙

又云占地步

英云取難而舍易以有為之志徒沈沒於浮屠氏雖失之此而有彼得焉此慧禮苦身離性之所致荆公於是復不堪慨歎也

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窮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指浮屠此大慨言不儒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後段見儒者不能行聖人之道而浮屠氏能行其師說用意在於題外也一頓一折耐人領取此最是介甫擅長

梅亭云句句轉筆筆折文中絕調

西仲云開口把能得三字作案

迂齋云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而宛轉九四五處此筆力之絕

尚何取範無何字

晦菴云荆公文却似南豐但比

南豐文亦巧而健

秦尚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

讀孟嘗君傳

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孟嘗君白

表時已獻於秦王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以獻姬姬言於王釋之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客又有能為雞鳴者於是群雞皆鳴遂得出關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于劍鋌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李性學云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岸長者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梅亭云陡起陡斷陡翻陡收荆公短製並駕河東希風史遷峭秀獨絕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論語憲問篇夫子何為是棲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子罕篇子貢曰固天其教化之盛為奕萬世班固典引易奕乎千載注光曜流行貌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

鹿門云荆公短文字轉折有絕似太史公處梅亭云史公已極推崇孔子此更擡高一層斷制有力

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起例而自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班固言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自是正論聖人之道不藉推崇而重也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

給事中孔公集中下有贈尚書工部侍郎七字勸農同編勸作司梅亭云叙世系

言唐文獻皇帝... 鹿門云且序且

鹿門云且序且

點綴

梅亭云叙立朝

大節

字厚濟集厚濟
作原魯與史合

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
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
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年仁宗之間。以剛毅
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真宗歸
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秦所置六尚之一也。梁陳以來為太
醫兼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
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
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
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
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
濟。初以進士釋褐也。毛布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

三司理文。或云
文欠之誤

梅亭云抽叙皆
與剛毅諒直相
照
英云且不久於
外且不得久居
中。二且字叙進
退輕妙
又度公集又上

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僊源縣事。
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文。憑由
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
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
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
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
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
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
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
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
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

纂唐宋大家文情注 卷三十一 二十二 鳳城館藏

評唐史元家不詳言 卷二十一 鳳文 食痛

有人字 御史劾集複御 史二字

梅亭云叙卒葬 妻氏後嗣 追郭皇后編追 下有復字

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禳祀楚人鬼而越人禳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

梅亭云叙軼事

鹿門云荆公第 一首誌銘須看 他頓挫紆徐往 往敘事中伏議 論風神蕭颯處 又云此篇於叙 事中一點綴 而風韻喚發若 順江流而看兩

武像玄武神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事然不得轉以此作主文只借作餘波具見布置之妙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誠也詩廊風展如之人兮揚子孔公維志之求行有方言荆吳淮汭之間謂信曰展險夷不改其軌車軌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墳塋請太后還政及爭郭皇后之廢皆大節所關故特詳之 後出知五州皆用虛叙天子受知後屢見抑於執政故

纂唐史元家不詳言 卷二十一 鳳文 官職

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隱約其詞而未以軼事作收。位置極佳。用筆亦復清剛簡貴。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梅亭云前段節節伏後議論之根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卓犖超越也。羈同羈。謂不可縻絆也。晉書。郝超傳。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大廟齋郎。魏始置此官。宋為朝臣子弟起

試以事編以作大

西仲云有才者未必用。有志者未必合此理。惟有所待而不悔者知之。故寧離世異俗。獨行其意。以樂天知命而已。隱然有為。天命所拘之意。在言外。感慨中。却不露跡。妙絕。鹿門云。歇後語。收上。待而不遇。集鑑。

家之官。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時勢事物。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環。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大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

評唐史八卷之精言 卷三十一 鳳文館藏

遇作悔
梅亭云後段議
就不遇上發一
番感慨沉鬱豪
邁
英云叙卒葬妻
嗣太畧而明暢是亦一體

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中。間。藏。過。一。命。字。鬱。屈。瑰。奇。空。中。發。論。志。銘。中。別。開。一
體。

鹿門云四句已括生平

祭范潁州文 仲淹嘗守潁州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
志殖。公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公諫郭后之廢而敗仁宗之
作太后旨通判河中府瑤華失位又隨以斥廢郭皇
爭。公。率。諫。官。御。史。伏。閣。治。功。亟。聞。尹。封。尹。開。帝。之。都。閉。姦。興
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謂呂獨繩其私以走江

又云可悲可涕

宿賊自解集賊
作賊

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
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
楊子酋酋大魁頤未包貞杜牧詩壇宇寬帖符彩高
酋酋案佩文韻府亦載此二條前漢叙傳說難既酋其
身注酋雄也梅堯臣詩形侔也三
山中雄酋酋蓋雄酋之義也
為。忠。誓。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
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
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獠。狂。敢。齧。我。疆。
獠狂犬也
齧齧也
鑄。印。刻。符。公。屏。一。方。趙元吳反公為環
復尹洙
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如尹洙
皆公所薦
復。聲。之。所。加。
虜。不。敢。瀕。近也以。其。餘。威。走。敵。完。鄰。公城大順城賊三萬
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

纂唐宋大家文精註 卷三十一 二十四 鳳文館藏

言... 鳳文館藏

確士云亂死除
荒亂謂治也與
除荒相對
荆川云必有指

鹿門云范公為
一代殊絕人物
而荆公祭文亦
極力摹寫涕淚
嗚咽可為兩絕

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雍容自得貌自上嘉日材以副樞密稽
首辭讓至於六七慶歷三年召公為樞密不許乃就遂參宰相釐也
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
修偷隨勉強彼閑也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也
道塞謂宜者色驪粹恒如垢者皮也老尚有以為神乎孰
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
公之貴廡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許以容化於婦妾不靡也
珠玉翼翼公子敝綈厚繒也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
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埋於深孰鏤也乎厚其傳其詳以
法永久碩人指公也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
承凶萬里聞凶之外也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矣
涕哭馳辭錄
哭作淚

祭文有叙生平者有叙兩人交情者此叙文正公生平
即可作墓志看

英云峭拔奇健昌黎以來未見此種之文是亦荆公長技

祭歐陽文忠公文

梅亭云首段總
冒
西仲云泛言天
道不可知有不
當死而死者
理之溟溟集溟
溟作溟溟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
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
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
之精微故克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
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

墓... 卷三十一... 二十五... 鳳文館藏

輔學術析學上
有以宗

梅亭云次段贊

公之文章

西仲云單就文

章議論上磨之

梅亭云三段贊

公之事業氣節

四十年抗十下

有餘宗

不可掩者掩一

作揜

梅亭云末段總

收

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
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
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
嶇雖_易迍_屯如_屯難_屯困躓_屯竄斥流離而終不可
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
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
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
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
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_{高士傳許由耕於潁水之陽箕山下}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
猶為涕泣而歔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

西仲云上文是

悲公此念非公

無與歸且自悲

矣

鹿門云歐陽公

祭文當以此為

第一

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
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一氣奔馳不可控抑○此即介甫詆_誣也為在一國則
亂一國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而祭文又推服如此豈
由中之言耶特其文可與子瞻篇並傳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_{隸隸屬也謂世從事農}仲永生五年未嘗識

書具_{謂文書}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

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

英云前半稱其奇才後半叙其泯滅一揚一抑

短篇中以傳仲永題傷者傷其不受之人而為眾人也

又云以下論文傷仲永而為後人規箴思致精妙

又云集後戴斯篇蓋沈氏微意

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仁宗號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泯盡也謂才氣既盡與眾人相侔也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村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勸學之語婉轉切至傷仲永不獨為仲永也聰明子弟宜懸為座右箴銘箴規戒也書盤庚猶須顧于箴言

英云蒲衣八歲為舜師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而後世史無聞焉爾來風惠不絕書史案幼時穎敏者長發大才甚少已發大才亦未必保高壽也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而皆為大儒如我物茂卿四十始發五十漸盛若源白石室鳩巢皆五十餘歲始為朝臣早慧者莫敢望焉世之冀躁進者亦當鑒仲永而沈氏以此結局者亦是警後生之意古人集文固非偶然也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三十終

宋王臨川八

臨川名安石。字介甫。曾封於荆。又稱荆公。撫州臨川人也。
今江西撫州府首邑。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
 初若不經意。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
 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二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
 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嗣通判舒州。文彥博薦
 之。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終英
 宗之世。被召不起。宛若恬退君子也。安石與韓川韓維呂
 公著善。三人更相稱揚。神宗在穎邸。聞其名。時韓維為二
 宗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
 說也。維千庶子。又薦安石自代。神宗由是想見其人。甫即

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熙寧神宗元年召安石入朝。令越次入對。以堯舜望其君。而以臯夔稷契自任。援引古義。居然古大臣風焉。二年參知政事。以變風俗立法度爲急。於是制三司條例。凡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並繼。號爲新法。遣提舉四十餘輩。頒行天下。由是士夫沸騰。黎民騷動矣。時附和之者。呂惠卿韓絳輩。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此外呂公著韓維常稱譽安石者。歐陽修文彥博常薦安石者。富弼韓琦常用安石爲侍從者。司馬光范鎮與安石交友之。至善者悉於斥不遺力。蘇軾上書鄭俠進圖。流民也而安石性僻行堅。動引經義以自文。執拗不回。且是時華山崩。

慧星見天旱久。神宗欲罷新法。而安石反引堯湯水旱事爲言。以爲不足動聖慮。噫。史所謂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呂誨謂誤天下蒼生。必是人也。豈不信哉。熙寧四年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制頗善矣。然以己所訓釋詩書周禮。頒之學官。大學且以新義使主司。以此取士。凡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之列於學官。至目爲斷爛朝報。嗚呼。何其悖也。晚居金陵。作字說。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而其壻蔡卞稱其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阿私所好。一至此。與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文。又追到王。配享神宗廟。又配食至聖廟。列於顏孟之次。欽宗時。楊時高宗時。趙鼎呂聰。問上言一切罷之。

而朱子修綱目於卒也去其官後世公論三代直道不可
泯滅善哉朱子之論也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
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
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
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彊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
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虞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
禍亂極矣又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利學純心正見於行
事發於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
陵跨揚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
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
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然

其文議論沉熟筆力峭折前人列於八家中亦不以入廢
言之義也夫

跋



西漢已來文之可法者莫若唐宋八家。選八家者有數人。而沈確士所鈔最行于世。流傳本邦僅百餘年。翻刻者及十餘種。又多載諸儒評語。然未見加註解者。特韓柳二文。裁有蔣之翹林西仲註。其他少詳解者。而八家鈔本咸不載之。蓋評文非古也。批圈亦不見於經典。如子史或有加批評者。然多係唐宋而下。獨陸賈新語見王充評。若詩畫亦唐以前甚罕。今童蒙學文者。未能詳明典故。徒讀諸家評語。安得判決可否哉。或人曰。註文與評文孰難。曰。註文太難矣。凡一篇之文。有引證經史者。有攬撫古語者。有取

譬喻摘俚諺或剽竊諸氏百家之言者。非窮原書搜出處。則不能詳述註義也。評文者異此。篇章之間。至會心處。則付佳評賞之。若有不適意者。或下苛評謗之。弗論力相匹與不匹也。是以有弟子而評師之文者。有後進而批先達之文者。非徒阿諛濫誹毀焉耳。故評文即易矣。夫孟軻書。韓文公爲醇乎醇者。且曰。功不在禹下。而李泰伯非孟子。鄭叔友亦非之爲忍人。蘇允明不喜揚子。歐陽公不喜杜詩。人各有好惡。惡則毀之。好則譽之。毀譽之不可信也如此。况於一篇文乎。若能評之得允當。其難非註文之比也。昔者許邵爲月旦評。曹操求爲己目。邵鄙其人曰。清平之

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設邵媚於操。爲不當之評。操亦不悅也。石勒稱大號。饗群臣。問曰。朕可方古何主。徐光進曰。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若遇高帝。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耳。世之評文者。多非孟子爲忍人。稱石勒比漢高之類。如彼許邵評曹操。毀譽得當。使其人悅者。爲甚尠矣。評豈容易哉。本邦中世儒者。妄以罵詈暴慢自高。如徂徠訕歐蘇。山陽毀南豐。固無稽之言。所謂不啻其蔽者。若遇其人。逃躲竄匿耳。余講斯書多年。每一講考究諸書。自備記憶。糊貼填塞。殆無餘白。而如評語。大率刪之。但明清諸儒之評。苟中緊竅者。復裒而載之。非黜我陟彼。

恐以無用贅言使人生疑惑也。頃鳳文館前田士方將刻沈選八家求余註解。余謝不敢當。強請不已。遂拔所自記明確者附焉。嵌註間舉管見之說。實非余任也。冀博雅之士更加著明。正其訛謬。以裨後進斯望。

明治十八年旃蒙作噩林鐘穀旦

後學

鴻齋石川英誌



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引書目錄

詩經	書經	禮記
易經	春秋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孟子	周禮	儀禮
老子	莊子	韓非子
淮南鴻烈解	關尹子	家語
鶡冠子	文中子	史記
國語	前漢書	後漢書

評唐史... 引書目錄... 鳳文館藏

晉書	三國志	南史
北史	列子	管子
揚子法言	荀子	王充論衡
宋書	唐書	南齊書
梁書	隋書	陳書
五代史	遼史	金史
舊唐書	宋史	說苑
劉向新序	西京雜記	京房易傳
韓詩外傳	文選	通鑑
綱目	呂氏春秋	戰國策

虞氏春秋	孫子	吳子
六韜	列仙傳	列女傳
楚辭全集	智囊	玄中記
山海經	水經註	博物志
風俗通	白虎通	通典
本草綱目	名醫雜錄	草木子
陸氏草木疏	詩經名物辨解	顏氏家訓
唐會要	事物紀原	急就篇
禽經	清異錄	續綱目
文獻通考	開元禮	元和郡國志

纂... 鳳文館藏

三輔黃圖	蔡邕獨斷	高士傳
鶴林玉露	輟耕錄	太公金匱
姓苑	宋朝會要	世說
蒙求	名臣言行錄	近思錄
性理大全	方輿勝覽	五雜俎
夢溪筆談	貞觀政要	小學紺珠
明皇雜錄	文章軌範	續文章軌範
唐文粹	古文關鍵	文章正宗
韓文考異	韓文蔣註	柳文蔣註
韓文起	文編	文鑑

歐陽文忠公集	老泉全集	東坡全集
欒城集	三蘇文粹	臨川集
南豐文集	東坡進選	文心雕龍
文體明辨	妙絕古今	古文真寶
古文折義	古文辭類纂	文淵評林
古文釋義	山谷集	詩藪
爾雅	字彙	說文
文苑彙雋	正字通	篇海
藝文備覽	玉篇	康熙字典
字貫	佩文齋韻府	淵鑑類函

三齊畧記	正韻	集韻
帝範	荆楚歲時記	東萊博議
二十二史劄記	困學紀聞	花鏡
群芳譜	彙苑	清淨行法經
放光般若經	阿彌陀經	報恩經
涅槃經	俱舍論	法苑珠林
皇朝類苑	八大家文鈔	同類選
同文選	同考異	八家鈔

此他有不載書名者數十種皆畧之

明治十八年一月廿一日 版權免許
 明治十八年九月出版

校註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鴻齋

東京芝區片門前町二百十四番地寄留 東京府士族 前田 圓

出版人

同京橋區南鍋町二百十二番地

東京京橋區南鍋町二百十二番地 鳳文館本舖

大坂東區唐物町二丁目十九番地 鳳文館支舖

發兌所

賣捌書鋪

東京銀坐

全 全

全 全

全 南傳馬町

大坂

全

全

全

京都

神戶

紀伊國和歌山

阿波國德島

博聞本社

樂善堂書房

山中孝之助

尚書堂支店

河内屋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岡島真七

辻本信太郎

村上勘兵衛

小川保道

津田源兵衛

黑崎精二

周防國山口

肥前國佐賀

肥後國熊本

下野國栃木

上野國前橋

信濃國長野

越後國長岡

越中國富山

加賀國金澤

常陸國水戸

陸前國仙臺

羽前國山形

全

宮川臣吉

河内壯助

長寄四郎

叶屋儀右衛門

煥乎堂

山口仲之助

鳥屋重郎

大橋甚吾

近田太平

川又銀藏

白木半右衛門

五十嵐太左衛門

荒井大次郎

